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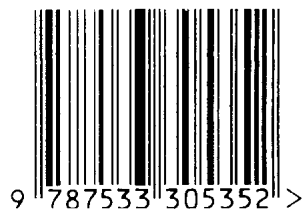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二八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83/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二八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二八一冊目次

史部·史評類

史義拾遺二卷

〔元〕楊維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任轍刻本

一

通鑑博論三卷

〔明〕朱權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四年內府刻本

五九

蔗山筆塵一卷

〔明〕商輅撰
涵芬樓影印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九〇

政監三十二卷

〔明〕夏寅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十六年刻本

二〇一

新舊唐書雜論一卷

〔明〕李東陽撰
影印清嘉慶虞山張氏刻借月山房叢鈔本

三六七

宋紀受終考三卷

〔明〕程敏政撰
福建省圖書館藏明弘治四年戴銑刻本

三七八

宋史闡幽二卷

〔明〕許浩撰
杭州市圖書館藏明崇禎元年許鏘刻本

四〇〇

元史闡幽一卷

〔明〕許浩撰

青島市博物館藏明弘治十七年錢如京刻本

四七二

元涯西漢書議十二卷

〔明〕霍韜撰 張邦奇增修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四九五

史評十卷

〔明〕范光宙撰

浙江圖書館藏清順治十五年刻本

五七八

史義拾遺二卷

〔元〕楊維禎撰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十九年任

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史義拾遺

二卷》提要

史義拾遺叙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

明嘉靖十九年任轍刻本

史以紀時事而其義斷自聖賢
若孔子所謂竊取之者是非公
于天下後世可懼也已嗚呼麟
經絕筆作者何人惟朱子綱目
詞嚴義正無容議者然揭其大
而或遺其細嗣是會稽楊鐵崖
先生有史義拾遺之作焉元泰
定間先生以經學擢上第為赤
城令徙錢清海鹽咸不獲行其
志輒棄官入天目山放于宛陵
毗陵三笥茗雪洞庭錢塘之間
如司馬子長之遊者既而避地
于松江九峯三泖之上作寄寄

巢立言自況摘古史而直斷以義或觸興而於詩歌焉發之公是公非嚴如烈日秋霜亦可以誅奸雄于既死而昭懲勸于將來者也余嘗訪其故跡旁搜遺書有以考見先生之所養矣方少時築萬卷樓去梯歲脩轆轤傳食者垂五年用能充其警敏之才肆其宏博之學百千萬言頃可立就卓然成一名家而況其正聲勁氣薄九霄而凌轢一世至于今誦之凜然可畏可慕焉者李翰論其文如千兵萬馬而風恬雨霽寂無人聲貝瓊謂

其天才似李白而學力過之其果誣人也哉是編乃先君子程鄉令手錄琬歲欲梓行而竟奪不就嗚呼先生之文磨泯多矣余同年進士譚君德周來尹秀水政成之餘有志史學問余古今理亂得失異同余出此叅訂之君喜曰是可以傳也俾余序之以求其傳噫石璞于將固不待和之獻煥之發而光恠燭天矣蓋竒寶之在天地間有終不得而閔者其文雖欲不傳于世又可得而已耶先生名維禎字廉夫號抱遺叟人推稱鐵崖

先生所著有太平綱目四十冊

三史正統論五千言歷代史鉞

二百卷春秋大意東維子集君

子議若干卷麗則遺音古樂府

瓊臺曲洞庭吟七十卷藏于鐵

崖山此直其一云

弘治壬戌秋八月既望承德郎

禮部儀制司主事平湖陸淞序

史義拾遺卷上

元赤城令會稽鐵崖楊維禎撰

明黃州守巴蜀後學子任職校

水神告智伯

智伯瑤合韓魏之甲攻趙趙襄子走晉陽智伯曰晉陽尹鐸之所理也趙恃以為固吾甲攻不如水攻之不勞而敏也於是引水灌晉陽城不沒者三版民卒無畔志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之國也親行隄速水吏斃城見有被髮丈人者前致辭曰吾邯鄲之水神也聞主君以水可亡人之國故見主君有以辯焉夫水猶火也火可以焚人亦以自焚主君以水可以亡人之國不知自亡者亦水也智以決之勇以行之密以防之信以守之則利可用而害可違不然利不得而徇及已可不畏哉吾晉主君之用水水將不為主用而為敵用矣智伯曰若何以見之對曰吾見於韓魏之色矣見於汾絳之巡矣微於孟談氏之偵而戈者矣主君憤焉驕悞不知

汗栗危厲方且朝夕吞趙爲益地慶吾與智果
締痾將在平陽上游觀主君之骨肉盡安於趙
主君之賴蓋且爲趙主之飲器終天之恨無可
及矣智伯怒欲刃之莫知所如往是夜襄子殺
守隄吏決水灌智伯軍殺智伯剗其首爲飲器
云

木曰余嘗侍先生講智伯事智伯之殺已料
於果矣雖無水不死乎今設水神辭以戒後
之恃水以傾人而卒自傾者先生又曰丁原
董卓利用呂布而俱害於布非智伯之水乎

樂羊自訟魏文侯書

父子之天雖虎狼不滅而況於人乎古者求忠
臣必於孝慈之門人不孝慈而求其忠於君者
亡也臣奉主君詔攻中山中山不下臣攻之益
不懈中山之君思以計亂竄臣之子而遺臣以
羹臣忍啜之者下其非臣之子也必欲竄人之
子置臣之子高祖上使以形色招臣、心廼動
妾一穉子遺臣以羹號曰臣之子也臣固知臣

之子已逸而無恙此臣之所以啜其羹而終不
忍之情也使臣之子招臣以伏殲身膏骨鏤臣
羆虎之憤豈不跑地一奮復其羹如覆醢胃在
轅門之外而劍在中山之頸乎君之近臣不登
吾事又不諒吾非弗慈之心乃譖臣曰樂羊於
子之羹忍食之其誰不忍哉魏師贊之言尚幸
主君之明有以燭臣之非忍主君之斷有以決
臣之成功故敢奉書主君關下謝其所勿疑而
不敢為疑臣者告也五代徐滿執李遇子示遇
其子帝既未生遇由是不

木曰先生此言洗樂羊子不慈之謗千載儒
者推未到此非強為樂羊下也第以理決其
事耳

豫讓國士論

孟軻氏嘗論國士矣國士者其去就語默有以
異乎一國之人者也去就語默無以異乎一國
之人齊民也豈謂國士哉余惟豫讓稱國士不
見知於賢主

是以玉賢蒙不仁之器智果之料其必

之不智也瑤將亡締疵以其先覺者覺之瑤不寤而訖滅其氏讓於是時不聞有所正救不忠也國士之去就語默如是乎又瑤死也乃始劾刺人挾匕首伺塗廁伏橋陰為瑤報仇烏乎讓不忘國士之遇其義似矣而國士不擇於知己其委質於不仁之人則非國士之士矣貂勃氏願自去徐子不肖者犬為公孫子賢者犬於是歸安平君田余惜讓不得為公孫子犬而為不仁者厓紫於人也司馬氏取讓為所為而為其說不曰吾所為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則其為名也已吁此非國士之言戰國士之言也

木曰此篇撻發到是處非准不滿豫國士且不滿司馬氏之論

聶政刺客論

余為豫讓論後尤惜政重不幸知已於嚴仲子也政以身許仲子曾何異於讓為國士而委質

於智瑤之所知乎二子卒以刺客死而史氏遂以刺客錄豈不悲其過知已如瑤遂乎遂作雖然此戰國士之不學之過也古先聖賢負其美之資而必治以學則雖狂可聖不學雖聖人可狂政孝義人也使生于鄒魯之邦加以聖賢之學其七尺之重肯為仲子輕役哉始以毋在而保身毋卒而遂輕身許人以死烏乎身豈有二哉自非藺知明主身不得致而死之之所猶不可以不慎而況死非其所乎此余感政為孝義人而重惜其一死之輕於予人不得為仁人義士之守死善道也

木曰先生千載不幸之悲非悲刺客悲政之陷刺客也

牛畜辯

或問畜吾君舉三士於趙牛畜荀欣徐越也相國以仲連以進趙烈侯烈侯以畜為師是畜不惟優於欣越且賢於公仲矣乎抱遺子曰烈侯用三士而一旦易其音色之嗜三士者亦賢矣

就其才第之越節則儉用晏嬰之徒歟欣譽賢使能管夷吾之徒歟畜談仁義其又孟軻之徒歟雖然談仁義者未聞其君王豈烈侯不足與言仁義歟抑畜之談仁義者非孟軻之仁義也非孟軻之仁義則亡愈於公仲而趙不強於天下也宜哉

韓昭侯絕申不害書

先生鄭之賤士韓之疎逖臣也以黃老刑名之學于諸侯諸侯不納西見寡人寡人聽先生言謂可以治國強兵不門於貴戚遂用先生為相寡人率百官以聽於先生而韓國未治韓兵未強隣國之賢士未有所薦而首請仕其從兄某行義未聞於韓而先生引之非私乎秦之商君刑名之學也孝公任之十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秦國稱治然而商君無私人也先生不如商君而私人遇之無乃不可乎且先生教寡人以脩功勞視次第爵不及非人官不及私昵今有私請於寡人將奚聽乎聽先生之謂是廢先

生之教也夫學焉而後臣之此古人臣之盛事今寡人之學于先生而相之非相也將師寡人以道也今先生循私謁而敗公義何以師寡人乎父兄百官有辭於寡人惟先生去佳之申子乃避舍請罪曰君真其人也

木嘗侍先生講申子事先生曰世以申子為治士昭侯亦自謂學於申子今折其私謁使之避舍請罪則昭侯固曉於申子而申子又奚足以師昭侯也哉

子思薦荀變書

補拜

衛有能臣荀變者其材可將五百乘變為吏賦民時魯食人二雞卵衛君送矣變弗用子思上言於衛君曰臣聞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庸用人之仁去其貪此聖王用人舍短取長之法也故顏啄聚與父之大盜也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論其短則虐且貪矣然齊魏之君畧其短而取其長則聚為齊忠臣木為魏君師功德之及人者非齊魏之人所可及也今變也

無大盜之惡也無大駟之陋也材可將五百乘而欲以二卯矣之此不可以聞於隣國而君之用材亦與齊魏之君異矣且君之竊祿大臣不與君憂其憂而與君樂其危以娛其既也若是者日盜千鍾而君不計君有能臣一時食二卯而君咎之不置亦可謂不善推其類矣故俊為君言之

孫臏祭龐涓文 擬辭

臏與涓同學兵法洎仕魏為將軍自以能不及臏乃召之至則斷其足而黥之使為廢人馬陵之死卒死於臏手大樹之笑不遺尺寸臏之謀亦神矣其事可為媚勝已虐同志而禍卒伏於不意之戒者故擬臏祭涓文

吾與汝兮尚父同師巨細工苦兮惟器之隨鶴不可以頸鳧兮蛇不可以足變汝不啻夫物類兮必欲已勝而人罷平人之有伎兮媚以蔽之人之有優兮斷以廢之吁嗟將軍之諱短兮非

兵法之用奇顧馬陵之負愜兮不啻二陵乎避馳燭火舉信兮將軍弗疑伏弩萬發兮將軍弗知收汝骨於大樹之下兮豈變者之能為菴柵福之倚伏兮吾將祝來者之鑒茲

梁惠王送衛鞅還秦文 擬辭

將軍吾故相公孫座之中庶子也座嘗薦將軍於寡人又勸寡人不用必殺之寡人不殺意有以用將軍也未幾將軍西入秦遂忘寡人寡人將徵福於將軍而將軍獻策伐魏豈宗國之望於將軍者乎公子卬與將軍素昆弟交將軍遺書於卬將與卬面盟以解兩國之兵卬信將軍將軍却盟而執卬大破吾魏將軍亦豈奇男子哉楚子虔重幣耳言以執蔡侯春秋疾其傾危也書誘執以垂百世之惡將軍立丈木之信以治秦已乃賣信執卬書之史策不示惡百世乎夫馭人以欺者人亦以欺於我公子虔杜門不出者八年固將有問於將軍吾已知將軍必反魏矣將軍反魏是將軍送肺腑於寡人而寡人

不忍也納之它國。又將軍仇仍納諸秦將軍可以死生惟將軍自審處之。魏人送鞅於秦秦人殺鞅車裂以殉盡滅其家云。

齊威王寶言補詩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威王折以四王之寶余猶以威王之寶未及其大者為補寶言。

魏惠王夸寶於齊威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十枚照車前後各十二乘齊亦有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室者與大王異吾臣有檀子者守南城楚人不敢為寇有盼子者守高唐趙人不敢漁於河有黔夫者守徐州燕趙從而徙者七十有餘家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吾室四人者可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寡人猶以為未也。懼齊人之仇而詐也室之以信野而蕩也室之以禮刻礪而殘侈汰而競也寶之以仁與儉然後發金滕冊書之室於我先公太公武王室之以王天下桓公保之以闡諸侯此寡人

傳室之大者將以齊三光照四海雖山海秘藏無以踰吾室也矧徑寸珠乎是室也水不得漂火不得燬盜賊不得負而移也吾懼大王之照十二乘者不照大王八尺之榻而照大王四隣之寇也觀者為大王寒心惠王聞之慚且懼投珠於汾水不敢言寶。

木曰吾讀先生有室志足以應貪此文又廣威王之室非夸也鑒乎為國君既福之戒者有在也。

非田文署私得室

孟嘗君受楚象床公孫戌以私得登徒室劍而入諫使戌無私利則不諫矣孟嘗君不之罪乃書其門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室於外者疾入諫君子以孟嘗善用諫雖懷諛者猶用之況不諛者乎抱遺老人曰文之署非也為文之計使登徒不納劍而文計劍直以賞戌庶以來左右之言不然不有奸利者賣主諫以售人室以益主過者安得尺微於文之聰乎。

非惠子樹楊喻

田需貴於魏惠子施戒之曰子必善左右曰有樹楊拔揚之喻抱遺老人曰惠子魏國之儒國人之所仰教者也田需貴於魏不聞惠子教以出處之義用舍之道而惧其危於說賊也教之以善事左右是導之以患失之為而無所不為矣難退而易進者士君子之種行也惠子慮樹之難而拔之易至以楊之橫樹生倒樹生折而樹之又生知其樹之不得其道者皆一切不暇顧豈為士君子之行也哉惠子之為士固亦魏國妾婦之士歟

啓攻益辯

儒者之論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夏禹易揖遜而私其子大道隱而家天下矣謬矣乎其論聖人也家天下可以論後世之秦政猶不可以論蜀之劉備況可論禹乎堯舜授賢不知天下之為官禹授子不知天下之為家一皆聖人之公也父有天下傳歸於子人之情也不幸子不可

傳擇其可傳之人傳之使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子孫耶此堯舜公天下之心也禹幸有子可傳異於朱均之不可傳也又何必強同前聖薦人以為公乎民固曰啓吾君之子也可以任天下之器也謳歌訟獄朝覲知有吾君之子不知有昧於啓者也禹以天下之情授之子知天下不至敗壞而民受利如我也豈計天下必在薦人乎使啓復如朱均也賢者復取而代之禹固不計也此禹公天下之心也世度聖人以迹吾推聖人以心禹初無薦益之事豈有啓攻益之事乎薦益之言吾所未信而况攻益之論又出於燕子之黨乎

魏可王對

抱遺老人曰魏可以霸可以王而惠襄不能惜哉或曰梁地不千里帶甲之士不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險梁戰場之國爾何以王何以伯哉老人曰論王伯者不以地不以兵願得士何如爾得士者王失士者亡魏有一士曰孟軻

一上曰樂毅得毅可伯得軻可王二士在魏而
惠襄不能得之卒相犀首與張儀惠王卒軻由
魏而適齊矣燕昭王招賢而毅由魏而適燕矣
嗚呼二士去魏不國也矣

或問孟子言王道

或問抱遺老人曰孟子為臣於齊矣燕之亂孟
子又以湯武之舉勸齊矣然齊卒無與滅繼絕
之舉孟子之言王道誣耶老人曰軻無薛公之
位也使齊移薛公之位位軻豈翅為薛公哉王
者之佐有言而無位此宣王不得為桓公知湯
武平故孟子致為臣而歸曰夫天未欲平治天
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軻
以伊周自任矣又問曰使孟子西入秦得君如
孝公治捷於商君乎老人曰商君小伯大作賊
也亡秦者非趙高也商君也孟子得君如商君
孝公可始王不在政也已矧形便之國利於七
十里百里者耶雖然論形便不論王道也

梁惠王葵議

惠王葵有日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為棧道而葵
群臣多諫沮太子不聽犀首符公孫問諸惠施施
引文王更葵事樂水太子施期而莖命恠惠子
通古學而不及訂諸禮春秋何也春秋於宣公
八年書已丑葵敬羸雨不克莖庚寅日中而葵
定公十五年書丁巳葵公雨不克葵戊午日具
乃克葵穀梁以為雨不克葵喪不以制左氏以
為雨不克葵禮也二說何從士喪禮有潦車簞
笠之具而王制謂庶人葵不為雨止則先王亦
慮及於此而為之先備矣然或雨雪之甚泥潦
之深治葵之臣子會葵之諸侯備有所不給則
豈可以遠日為拘比於庶人而必狼藉以葵乎
說禮者謂庶人不為雨止則諸侯大夫宜為雨
止而春秋書克葵者實與其以雨止而成平葵
也梁襄之葵其父不幸天大雨雪必欲治葵
以葵群臣之諫不能止而止於惠施之言施所
以引楚山之事以為文王之義此市井之論而
梳本之以為義此戰國之士不學之陋也然其

說也亦能使其君弛期而更葬則亦合禮於人情而以爲義法文王則吾未知也

王斗不能舉孟子議

王斗之言甚似孟子世盡以戰國策爲縱橫之書詐謀邪說之所聚則亦過矣若斗之言豈非賢者之言憂國憂民之喻雖孟子何過焉然斗之舉士不聞舉孟軻舉五人而齊國治者吾不知其何人也或曰軻在其中王不足與大有爲也遂致爲臣而歸余曰斗自誦以見王正犯軻枉尺直尋之律豈能舉軻乎哉

郭隗致賢

有薦賢者有致賢者致聰之力逸於舉聰而致賢之功亦優於舉聰也昭王求聰郭隗受策宮之師非僭以聰自居致聰法當爾也無幾樂師諸聰爭之以赴燕雖鮑趙之善舉聰不力於此也市馬之喻此致士之明轍而曰北面受學則百已者至啍藉叱咄則徒隸者至又豈非致士者敬煥之兩轍乎敬煥下而聰賢者下矣

或問唐睢

或問唐睢刺叔士也先生以爲魯仲連之流何歟曰睢非刺叔士有道之士也觀其勸信陵君之忘趙德也何其言之過厚而近道哉睢爲宗國求揀於秦時齒已九十矣至是歲殆喻百耄期而稱道不乱知其爲有道之士也其挺劍秦庭假沫義以解秦三伏屍之怒仁者時出之勇也豈刺叔者哉吾於仲連排難解紛之餘尤想見其人可爲連之流亞不妄也

五臣優劣辯

或問莫教子華論令尹子文而下憂社稷之臣者凡五儒者罔敢優劣之敢問優劣何如抱遺老人曰大臣者國爾忘家公爾忘私其死生戚休與國同之豈待爵祿勸勉而然哉楚威王問莫教子華以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子華所舉五人者皆可當此名矣自子文而下遂曰事以區分要之所憂者皆出於赤誠此其所以爲天下之大忠也必欲優劣之春秋之義

大存亡則存亡者優於理亂勃蘇氏其策乎蒙
毅氏次矣

坪茂上秦王書

臣山東羈旅之臣也王不以臣不才拔為宜陽
將約魏以伐韓臣聞魏文侯之命樂羊攻中山
也三年然後拔之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
王之知人不深於文侯之知樂羊也中山之攻
得於謗書盈篋之外臣慮宜陽地險且遠成功
非時月之間而貴近之臣如樗里子公孫奭之
徒挾韓而議吾後者不少也臣不能保王之不
聽則宜陽不可拔是王欺魏而徒結韓之憾也
故臣願王勿伐王又以臣之為疑且迎臣息壤
要以盟言臣益有所懼已春秋大夫盟諸侯者
為長為國君又毀列以下盟其臣則臣之
臣攻宜陽五閱月而未拔臣志弗懈而聞二子
已議臣於後矣王心一搖則臣不得為樂羊何

待書之蒲篋哉臣嘗求戰國之君臣如魏文之
於樂羊者少矣矧燕昭之於樂毅乎求燕昭之
於毅者少矣矧我孝公之於衛鞅乎嗚呼二三
君臣未嘗有盟也非其夙心之相知堅以一定
之信繼以不貳之誠則不足與有為矣臣願臣
之於王得追美於二三君臣而且有光於孝公
也臣不勝幸甚

王乃悉起兵佐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

屈原論

原楚之宗臣也又懷王之所寵任也王西行以
啗虎狼之口原當以死諫王不從以身先之
義是也不則與王俱行王存而存王亡而亡原報
王法也質不委於先王而受嫌於後主放於江
南至無所自容而卒從彭咸以殞烏乎移其葬
魚腹者楚虎關不為死之得所哉

薛公論

秦聞田文馳而請於齊收天下之豪傑以屠之
爾文信其言以往獨不聞楚懷王之執乎位文
以相其能容於國舅氏魏將軍乎冉文客以千